

与喜鹊为邻

□矫友田

我非常喜欢喜鹊这种鸟儿,因而与它们毗邻时,便感觉是一件非常舒心的事情。那“喳喳、喳喳”欢快的鸣叫声,总会勾起我对童年的回忆。

在我居住的房后有几棵树,每一棵上面都筑着一个喜鹊巢。几乎每天早上,它们就会在我家院子上空盘旋着,“喳喳、喳喳”地鸣唱上一会儿。喜鹊的鸣声,会在我的心中驻留许久,因而一天的心情,总是充盈着一种莫名的喜悦。

春天是喜鹊恋爱的季节,一只年轻的喜鹊选择了在我房前不远一根高大的电线杆上筑巢。现在树木减少,迫使这些喜欢与人接触且急于结婚的喜鹊,采取这种方式建巢。

站在窗前,我刚好能看到那一只忙碌的喜鹊。我猜想,它一定是一只勤劳而极具责任感的喜鹊。为了早日将心仪的爱人娶回家,它不知疲倦地从远处衔来一根根树枝,在电线杆顶端的托架与电线之间搭建爱巢。

那个雀巢在一天天地增高、成型,但始终都是它自己在忙碌,我想它一定是想给爱人一个惊喜吧!终于有一天,雀巢完工了,它也将爱人带了回来,它俩亲密地栖在那个巢上“喳喳、喳喳”地鸣叫着。

喜鹊是一种感情忠贞的鸟儿。我想它们此时的鸣唱,一定是在做婚礼前的宣言:从此,你我终生相守,一起沐风浴雨,永不分离!

凝视着那一对“新人”,我也默默地向它们送上祝福。它们的蜜月也一定充满了兴奋和新奇。每天,它俩都要在新巢上空盘旋许多圈,追逐着、鸣唱着……

那是一个落雨的午后,那一对喜鹊情侣栖在巢上,彼此依偎着,用羽毛抚摸着;时而,它们还会用喙亲吻一下对方,它们是在用自己的表达方式,向对方传递着浓浓的爱意。

此刻,我被这温馨而浪漫的一幕给深深打动了,出神地凝望着。

外面的雨越下越大了,而那两只喜鹊的热情丝毫没有受到影响,它俩愈挨愈紧,几乎挤在了一起。然而,当它俩再一次准备将喙靠近时,蓦地腾起一个火球!

我惊呆了,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我使劲揉了揉眼睛,火球已将那个鸟巢也点燃了,冒起一股股黑色的烟雾。继而,两个仍冒着火苗的物体,从电线杆顶端先后坠落下来。

音乐停止了播放,我居住的周围停电了。一个小时后,电业部门的几名维修工匆匆赶来维修线路。我撑着雨伞出去,在电线杆底下见到了那两只被烧得焦黑且被泥水粘湿的喜鹊的尸体。一对恩爱的情侣,瞬间从这个世间消失了,我的眼睛蓦然湿润了。

那名维修工人从电线杆上下来时,嘴里仍没有停止责骂。

我问另一名维修工人:“师傅,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故障呢?”

他用绝缘雨靴踢了踢那两只喜鹊的尸体,不无气恼地说:“这两只该死的喜鹊,它们把几根铁丝也衔上来做窝!这一下雨,铁丝便成了导体。”

我恍然大悟了。回到房里,透过雨丝,我怔怔地瞅着那根电线杆。我们的心情时常被喜鹊快乐的鸣叫打动,然而又有几个人会为它们的爱情悲泪落泪呢?我想爱情是幸福的,但是选择了爱情,也注定彼此一起来承担风雨和一些无可预知的灾难吧!

志存高远的丝瓜

□周晓绒

夏季是瓜果蔬菜的成熟季,晨练路上,常会与带豆蒲茄等不期而遇。这些蔬菜看得多了,也会审美疲劳。偶尔瞥见一处老平房的围墙外,爬了一株丝瓜,三五朵黄花骑在墙头,一副“你生在罗马,我奋斗到罗马”的自豪感。我掏出手机,拍个视频,见证它努力攀爬的样子。

回老家,处处路遇丝瓜。村民们种丝瓜,主打一个随心所欲。有的拉根绳子,让丝瓜跟地面平行蔓延,丝瓜长成一条长长的绿绳,绿叶间垂下或粗或细的丝瓜。有的扔几根竹枝,让丝瓜胡乱爬,不管不顾,基本是放养状态。邻居家的丝瓜,顺着家门口的铁栏杆爬来爬去,主人大概怕丝瓜迷路,斜吊一根红色绳子在大树上,丝瓜不负众望,攀缘而上。就丝瓜这野心,我觉得给它一条绳子,它能爬上九霄。

相对于别家丝瓜独霸一方、自成一架,我妈妈却来了一番神操作。我家围墙外的弹丸之地,她也种了丝瓜,还夹杂了其他很多种蔬菜。我逗趣:“妈妈,你这菜种得花,种了丝瓜,又种木耳菜和冬瓜。”我妈妈得意地说:“我还种了蒲瓜。”我感叹:“你这是要让它们神仙打架?想不到植物界也卷成这样。”我家先生说:“卷成一团乱麻,这下它们谁也开不了花、结不了果,缠死为止。”我觉得母亲有点恶作剧,有种坐山观虎斗的心理。这四种藤本植物,缠绕在一起,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,互相绞杀,不知道最后哪个胜出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,丝瓜还曾漂洋过海去国外,别的瓜连想都不敢想。老得生丝,肚子里结成天罗地网的丝瓜,却有这份殊荣。聪明的慈溪人将丝瓜络做成鞋垫、洗澡巾等工艺品,鞋垫和洗澡巾的衬布绣上精美的图案,弹眼落睛,吸人眼球。把丝瓜产品当成外贸产品销往国外赚外汇,或者在华侨商店出售,外国人买去作为伴手礼,当年很是畅销。

我家先生说,第一次来宁海,看见丝瓜当蔬菜吃,他惊讶不已。他一直把丝瓜当成一种经济作物。三北人用来当垫鞋、搓

澡、洗碗的东西,宁海人居然是吃的,还美其名曰“天萝羹”。我说:“我们一直是吃的,做鞋垫、搓澡巾从没见过,洗碗倒是有的。做种的丝瓜,抖下瓜子后,天萝丝就用来洗碗,去油污效果挺好的。”他说:“我小时候不待见丝瓜,小河浜里扔满老丝瓜,烂起来臭气熏天。烂完,捞上来晒干,头上剪个小洞,抖出瓜子,去供销社卖。不合格的带回家,塞在鞋里当鞋垫。”想不到这么一点距离,风俗会如此不同,很多年前的慈溪人吃嫩丝瓜。我坏坏地猜测,是否为了卖钱,彼此约定俗成不吃嫩丝瓜,否则那年月丝瓜一冒头,早吃没了,哪能长成老丝瓜。他们还很严苛,长成秤钩状的嫩丝瓜,眼看用石头也吊不直,这歪瓜趁早摘了,免得白白占用营养。摘下的嫩丝瓜,他们随手一扔,不作他用。

我们夏天很爱吃天萝做的菜,花样繁多。天萝有清凉解毒的功效,适宜夏天吃。天萝清炒不多,一般会放点荤腥,最佳搭档就是虾皮。夏天一碗虾皮丝瓜汤,老少皆中意。现在吃法更多,丝瓜炒蛋、丝瓜炒虾仁、丝瓜炒毛豆。蛰子上市,丝瓜初长成,又把它们搭配在一起。蛰子水里烫一下,剥壳,去黑边,滗出蛰子汤。起油锅,丝瓜煸炒几下,倒入蛰汤,闷几分钟,加鲜肉,淀粉勾芡,美味即成。我上次用丝瓜、笋干、洋芋、河虾烧了一碗汤,汤鲜味美。青蟹上市时,宁海有一道菜叫“青蟹天萝羹”。别处的丝瓜做梦都想不到,它有一天会跟青蟹在一个锅里。此刻,它的身价就是青蟹的身价。天萝的鲜美和青蟹的鲜甜融合在一起,一素一荤,一红一绿,强强联合,互相成就,简直就是绝代双骄。

丝瓜藤上,离根最近的花很难结果,让它自行凋谢或摘除,藤才能有力地向外延伸,去到远方。只有离根很远的,才能结出大瓜。看来丝瓜还真是一个“励志瓜”。它仿佛通晓“唯有志存高远,才能获得成功”。开满黄花、满村子乱爬的丝瓜藤,有野心,有理想,它勾勒出一幅清丽的乡村夏日风光。

总第7210期 配图 汤青 投稿邮箱: essay@cmb.com.cn